

鮮花與火焰

作者：田崇雪 孟旭舒 丁德惠
汪麗琴 張萌 沈玲
姜南 柏虹 方環海
編者：方環海 卡桑



滙信出版社

犁青論系列：鮮花與火焰

作者：田崇雪 孟旭舒 丁德惠 汪麗琴
張萌 沈玲 姜南 柏虹 方環海

主編：綠原、牛漢、李瑛、謝冕、陳建功

責任編輯：卡桑
封面設計：楊偉文
排版製作：精藝製作公司

出版：匯信出版社
地址：香港駱克道88號5/F
電話：0852-25112018
電傳：0852-25075445
發行：匯信出版社
承印：精藝製作公司
地址：柴灣豐業街12號啓力工業中心B座1807室
電話：0852-27708351
電傳：0852-23887677

開本：210 X 140 毫米 1/32
印張：8.8
字數：280 千字
印數：1000
版次：2005 年 9 月初版
印次：2005 年 9 月第一次版

書號：ISBN 962-7348-13-2
定價：港幣 HK\$45 元
(如有印裝差錯，請與本社聯繫)
版權所有



2004年1月29日。徐州師範大學徐放鳴校長，香港大學中文學會名譽會長犁青任中國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大會剪綵主禮嘉賓相片。



方環海教授代表徐州師範大學徐放鳴校長授「亞里士多德」獎，表揚犁青對中國新詩及華文文學的貢獻。犁青新書首發式暨頒獎典禮，2003年9月5日，香港。



徐州師範大學徐放鳴校長頒「授與 犁青教授國際傑出詩人獎」獎杯，2004年1月29日・徐州。



香港大學中文學會名譽會長犁青先生〔右四，右三是夫人卡桑女士〕、香港大學中文系主任單周堯教授〔左四〕、徐州師範大學語言研究所方環海教授〔左三、右一、右二、左一是該所的研究生〕、徐州師範大學文學院田崇雪教授〔左二〕、香港大學中文學會會長黎活仁博士〔左四〕合攝於「第二屆犁青與二十世紀華文文學研討會」，2004年6月5日。

犁青論系列

主編：綠原、牛漢、李瑛、謝冕、陳建功

犁青 - 詩歌 - 研究
鮮花與火焰

編者：方環海 卡 桑

作者：田崇雪 孟旭舒 丁德惠
汪麗琴 張 萌 沈 玲
姜 南 柏 虹 方環海

徐州師範大學文學院
徐州師範大學語言研究所



匯信出版社

香港·精藝製作公司承印
2005 年 9 月

目次	
目次.....	3
方環海序.....	5
田崇雪：七十年來家國，萬水千山皆詩	
——論犁青詩歌的赤子心性和家國情懷.....	7
孟旭舒／李 敏：解讀愛的情懷	
——從詩歌中看犁青的愛恨情懷.....	31
丁德惠：論犁青詩歌的結構美.....	67
汪麗琴：飛翔的紀念碑	
——評犁青立體詩的藝術境界.....	105
張 萌：素描詩歌	
——記犁青的圖像詩：語言和形式的完美融合.....	123
沈 玲：論犁青早期的詩歌創作.....	149
姜 南：走向繆斯的彼岸.....	183
柏 虹：從詩歌翻譯角度看英譯犁青詩.....	211
方環海／沈玲：冰與火：犁青詩歌詩意風格的心理語義探析.....	255



方環海序



自1998年以來，香港大學中文系致力發展、舉辦了領先現水平一二百年的二十多屆的國際學術研討會。這系列會議的論文規範要求嚴格。由『注釋引用單篇論文三十篇，中譯或外文資料十種』的基本要求開始，論文於網上下載，經平均七八位的評議、綜合討論、作者回應、評選和匿名評審等繁複有如「魔鬼訓練營」的流程。得到一批高質量的學術論文，提高了華文文學的國際研究水平。

記得是2002年8月，承蒙臺灣輔仁大學鍾宗憲教授引薦，決定由我們徐州師範大學舉辦一屆「漢唐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這樣得以認識香港大學黎活仁教授，並且決定親自參加一次這樣的會議，於是才有了十二月「異端與開拓：中國語文國際研討會」的成行，並得以認識當時作主題報告的香港詩人犁青先生。從這以後，我竟一發而不可收了。參加了『犁青與二十世紀華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及《世界向我們走來：犁青創作的回顧》、《犁青論犁青以及海內外的犁青論》和《犁青的立體詩》三本書的首發式等。並在該隆重學術盛會上代表徐州師範大學徐放鳴校長頒授了「亞里士多德獎」，表揚犁青先生在詩歌藝術的成就。

2003年2月4日，由徐州師範大學和香港大學中文系合辦，台灣輔仁大學中文系協辦的「漢唐文化國際學術研

討會」在徐州召開。犁青先生作為主禮嘉賓來到了我校。我校老師和研究生們多人也就參加了「第二屆犁青與二十世紀華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作為這一系列會議召集人黎活仁教授電話的循循善誘，郵件的滾滾而至，語氣的咄咄逼人，讓我感受到儒家文化的又一種存在形式的魅力，黎活仁教授對學術的堅韌不拔，對規範的良苦用心，也體現了一個學者對學術發展的獨特觀照與理解。

收入這本集子的文章，是徐州師範大學組團參加香港大學舉辦的犁青詩歌學術研討會的部分成果，其中有些正式參加大會的論文寫作，最後通過了「匿名評審」。而也有許多成果在黎活仁教授的「槍林彈雨」中夭折，但是他們留下了研究與探索的血跡，這將永遠值得年輕的學人銘記，君子應該「聞過則喜」，許多論文都在這種考驗中獲得了提高，年輕學人的研究水平也得到了很大提升。現將這些成果聚集成集出版，並且主要以年輕的學人的研究成果為主，同時也收入一部分教師的成果，一以記下2003年飛火流金的八月，有那麼多年輕的學人為研究犁青的詩歌成就而熱火朝天的情景，一是記下教學相長而結下的拳拳師生情誼，一舉而多得，不亦悅乎？

是為序。

作者簡介：田崇雪(Chongxue Tian)男，山東巨野人，1967年生。徐州師範大學文學學士，南京師範大學文學博士，現任徐州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文藝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已發表的論文有：《大中華的散文氣派——余秋雨散文從〈文化苦旅〉到〈山居筆記〉印象》(1994年)，《感傷的起源》(2001年)，《芸娘·莎菲·寶貝——私人化寫作的風化史》(2002年)等

內容提要：犁青詩歌表現著非常本真的赤子心性和極為濃郁的家國情懷。赤子心性主要表現在其對詩歌「之死矢靡它」式的愛戀：年逾古稀還在寫詩，腰纏萬貫還在寫詩，彌勒佛面還在寫詩。家國情懷主要表現在其對故土的一腔深情：其抒情方式屬於一種「宏大抒情」，其話語風格呈現為一種「大陸詩風」。赤子心性催生出家國情懷，家國情懷表現著赤子心性。

關鍵詞(中文)：犁青詩歌、詩心、赤子心性、家國情懷、宏大抒情、大陸詩風

七十年來家國，萬水千山皆詩

——論犁青詩歌的赤子心性和家國情懷

■田崇雪

犁青是個詩人我不驚訝，我驚訝於他年逾古稀還在寫詩。

犁青是個詩人我不驚訝，我驚訝於他腰纏萬貫還在寫詩。

犁青是個詩人我不驚訝，我驚訝於他彌勒佛面還在寫詩。

犁青是個詩人我不驚訝，我驚訝於他漂泊海外那麼多年怎麼還能擁有一種大陸的詩風。

帶著這多重驚訝讓我們走進作為詩人的犁青的內心世界，看一看這位詩人具有怎樣的稟賦和個性，又兼具怎樣的普遍的意義。

要釋然於這多重驚訝，我們必須首先得解決一個關鍵詞：「詩心」。

所謂「詩心」，眾說紛紜。

「詩心就是將展現在人的生命深處，充滿著無限光芒的『心』，和諧地、激動人心地與大宇宙、大自然融合為一體，一邊歌唱著那輝煌的人生，一邊講述著人生的真誠，向著幸福的方向奔去。唯有在這個意義上，『詩』，才帶有為人的復興而進行啟發和薰陶的重要使命。」^①

①（日）池田大作（1928-）：《我的人學》（潘金生、龐春蘭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頁188。

「詩心，是一顆寧靜致遠的心，純樸，淡泊而豁達；詩心，就是一顆不被世俗瑣事所侵蝕麻木的心，真誠、熱情而敏感。」^②

「詩心就是人的真性情，就是人的那種能與天地同哭同笑的本心，就是不會偽裝自己的、不屑於偽裝自己的那種勇氣。」^③

如此看來，所謂詩心，便是懷滿了美意，對美十分敏感，善於發現美、創造美、弘揚美的一顆善良的心，也就是我們常說的「童心」、「真心」，永遠與自然的脈搏共振和鳴的「赤子之心」。擁有此「心」，不是詩人也是詩人；缺少此「心」，名為詩人不是詩人。它應該是詩與非詩的分水嶺，是詩人與非詩人的最為本質的評判標準。

說到「童心」、「真心」抑或「赤子之心」就不能不想起「中國第一思想犯」^④李贄（1527-1602）。在其幾乎是動搖了整個帝國大廈根基的名著《焚書》中，李贄傾其一腔真誠，熱切地呼喚著真誠：「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為不可，是以真心為不可也。夫童心者，絕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夫失卻童心，便失卻真心；失卻真心，便失卻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復有初矣。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夫心之初，曷可失也？然童心胡然而遽失也。」^⑤面對強權的暴政哲學，面對犬儒的奴才哲學，面對一切皆「假」的大明帝國，李贄以一種「雖千萬人我往矣」^⑥的大無畏氣魄高揚起他的「童心說」。儘管他並不以詩名世，但他那種巴望著日薄西山的大明帝國能重振雄風的「赤子心性」證明著他是一個詩人，一個在最高境界上溝通了詩與哲學的「詩人王」。

②胡立付（1979-）：《我擁有的一顆詩心》，見胡立付網頁<http://web.yctc.edu.cn/hlf/>

③張德祥（1960-）：〈詩人賈平凹〉，《中華讀書報》2000年1月26日。（北京：光明日報報業集團）

④鄺烈山（1951-）、朱健國（1952-）：《中國第一思想犯——李贄傳》（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1993。）

⑤李贄：〈焚書〉《李贄文集》卷1（張建設主編，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頁92。

⑥孟子（約BC372-約BC289）：〈公孫醜下〉《孟子通譯》（陳器之譯注，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1989）頁91。

「童心說」曾經是中國文論和中國思想的大關目，只不過是在這麼一個人的欲望被刺激得普遍高漲的時代，很少有人提起，甚至根本就不願提起罷了。要求一個生活在「塵世」上的普通人保持一顆童心，是有點難為人家，可是要求一個詩人保持一顆童心應該說是本分。然而，即便是「本分」，在這樣一個普遍「瀆職」的時代也難，也少有人做到，可是犁青做到了！從犁青的全部詩歌創作來看，無疑，犁青與他的這位遠年的同鄉一樣是擁有著這樣的「赤子心性」的詩人。

「童心並不只屬於童年。形而上意義的童心屬於一切年齡。我喜歡老孩子，他們至死還佈滿著生命的原始氣息。歌德到八十歲還熱烈地愛戀著。詩的生命永遠處於戀愛中，永遠蘊藏著一個頑皮孩子的精靈。道德家們只會對著歌德搖頭，搖動的眼睛看不見白髮覆蓋下那些活潑的精靈。詩人最可引以為自豪的，便是他永遠是個沙灘上拾貝殼的孩子，到老也帶著好奇的眼睛去尋找美與海的故事。癡癡地尋找著，以致忘了世俗世界的戒律。」^⑦這是著名的「漂流詩人」劉再復（1941-）對「童心說」的理解和闡釋。對照一下犁青，應該說是特別恰切地道出了犁青作為一個詩人的奧秘——童心的永恆和永恆的童心。說來真是湊巧，與李贄一樣，劉再復也是犁青的老鄉。

「歲月使我們離開了童年，卻沒有硬把我們推向成熟。……說孩子們模仿成年人的遊戲，是不真實的：是成年人在世界範圍內抄襲、重複、發展孩子們的遊戲。」^⑧是的，這也正如法國詩人保羅·艾呂雅（1895-1952）所說「詩人應該是一個孩子，哪怕他白髮蒼蒼，血管硬化。」詩人們不可能有世俗意義上的所謂成熟，從「永遠追隨孩子」這一點來說，犁青永遠是個詩人。他的人生，他的詩歌，他的微笑都昭示著他仍然是個「孩子」，「滿頭白髮的孩子」。

這種執拗的「童心」在漫長的歲月中將會對抗很多東西：時間、空間、金錢、專制、暴政和強權，是一種在污濁空氣的包圍中仍然拒絕世

⑦劉再復：《獨語天涯》（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 2001）頁 123。

⑧（秘魯）胡安·拉蒙·里維羅（1921-）：《世界散文隨筆精品文庫·拉美卷》（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頁 221。

故的自由存在。一如亞歷山大·彼德羅夫（1938-）所說：

「男女詩人們是有通過兒童的眼睛觀察世界的能力：在發現兒童們感到畏懼和驚奇而別人不能發現的現實。那就是對異樣的、神秘的、初生的、新生命誕生時的預感。他們能夠微笑，即使每個人都在哭泣。因為他們對燦爛的充滿希望的將來有所憧憬，而別人什麼也看不見。他們會慶祝少數人能找到的歡樂，即使在貧困的生活中也會發現對他們或對別人來說的財富。他們會設法在不幸的大海裏找到一個快樂的小島，在沙漠中央找到一道清泉。他們會用雙手的觸摸使已逝去的生命回復活力。他們會對別人看來是沈默無言的事物說話和談心，因為他們懂得樹木、石頭、流水和動物的語言。對他們來說：那星星是神聖的守衛者，那月亮在向他們示愛，那太陽攜帶他們向前走。他們感到如在家裏一樣舒適，即使這世界沒有了光明、聲音和現實。她們在死亡以後繼續永生！」^⑨

二

無疑，犁青是擁有這麼一顆「和諧地、激動人心地與大宇宙、大自然融為一體，一邊歌唱著輝煌的人生，一邊講述著人生的真誠，向著幸福的方向奔去」的「詩心」的詩人。70年的坎坷歲月沒有磨損他作為一個「詩人」的赤子心性，70年的家國情懷抒發著他作為一個「詩人」的赤子心性，70年的筆耕不輟記錄著他作為一個「詩人」的赤子心性。確證了犁青的詩人本質，接下來就讓我們看一看犁青的詩歌是怎樣體現著這種詩人本質的。

首先他衝破了「詩與年齡是矛盾的」困境。

眾所周知，詩是青年的藝術，所謂的詩人氣質，那種異乎常人的感覺方式和思維方式，常常會隨著那個愛幻想的、浪漫主義的年齡的逝去

⑨（美）亞歷山大·彼德洛夫：〈一位共同承受苦難的詩人預言家和見證者〉（卡桑譯）《犁青論犁青以及海內外的犁青論》（香港大學中文系、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Toronto、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Alberta、匯信出版社 聯合出版），（總編輯：單周堯、主編：黎活仁，2003）頁224。

而消失。說自己已經過了寫詩的年齡時的普希金（1799-1837）才三十多歲，說「夢中自怯才情減」^⑩時的龔自珍也才只是「中年」，說「老去詩篇渾漫與」^⑪時的杜甫才五十歲左右。可見歲月這把永恆的利刃對詩歌這棵春天的枝樞具有怎樣的斫傷力，時光對一個詩人來說具有怎樣的緊迫感。是的，是有些人到老還在寫詩，但那多半源於一種習慣的延續而不是根於一顆詩心的頑強，所謂的「詩」，也多半成了一生的總結式的昇華了的「哲理」而非「詩」。哲理可以為文，但不可以為詩。我想，犁青先生至今還在寫詩是不是也墮入了「以文為詩」一途呢？老實說在沒有閱讀犁青的詩之前我是表示過懷疑的，直至看到了下面這首〈一隻手掌和一節腳肢〉：

1

草叢中露出只白嫩嫩的手掌
手掌的截斷處是堆齒狀交錯的碎肉和污血
這只手掌是那麼柔綿那麼鮮白
他是被突然而來的彈片刈斷飛拋到草叢裏

她安然的順從的伏放在草叢上
她來不及，來不及
握緊拳頭

2

鏟土機裝滿了一車的屍骸
有條被燒灼的腳肢垂掛在外面

⑩龔自珍（1792-184）〈雜詩 己卯自春徂夏 在京師作 得十有四首〉《龔自珍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頁441。

⑪杜甫（712-770）〈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杜詩鏡銓》（楊倫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頁345。

這條腳肢的腳掌尚很完整和乾淨

五隻腳肢是那麼圓滑和嫩白

他懸掛在車轂外面搖搖晃晃

他來不及，來不及

穿上軍鞋^⑫

憤怒出詩人，但憤怒多半會隨著歲月的老去而淡出，讓位於萬物皆空式的「滄海一聲笑」。而犁青則不然，他仍然還有憤怒，而且這憤怒竟然讓世界震驚，儘管他以微笑著稱。

我想，能寫出這樣「噴火」似的詩篇的詩人肯定是「童心」還在，「真心」還在，「詩心」還在的「詩人」。〈一隻手掌和一節腳肢〉裏面沒有他那個年歲那種洞若觀火似的哲理，有的只是出自本能的憤怒、聲討和抗爭。我想，真正的詩人面對血腥是來不及「思想」的，他首要的任務是憑著與受難者一同抗爭的激情將這殘酷的災難和災難的殘酷和盤托出，讓災難的製造者懺悔，讓災難的承受者猛醒。要知道，彼時的犁青已67歲了，早已過了熱血沸騰的年齡。

是的，很少有象犁青這樣的詩人把「激情燃燒的歲月」^⑬拉扯得如此漫長，遠的且不說，即以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大陸上那一批「朦朧詩」的驍將們而言，問一問有誰還在寫詩就可了然。經商的經商，下海的下海，為官的為官，做幸的做幸，有的乾脆頹唐墮落了，即便堅持寫作的也大都轉為「散文」了。總之，他們當中的大多數未到中年，就面對詩歌之敵——無情的歲月，繳械投降了。

所以，從「詩與年齡」這一點來看，詩人，更準確地說應該是「詩心不老」的人，對詩終身都不放棄的人。用別林斯基的話來說，

⑫ 犁青〈一隻手掌和一節腳肢〉，《科索沃·苦澀的童話》（香港：香港匯信出版社，2001）頁74。

⑬ 《激情燃燒的歲月》：根據石鍾山《父親進城》改編的22集電視連續劇。康洪雪導演，呂麗萍、孫海英主演。